

孙光辉的花脸人生



2016年8月2日，孙光辉拜师京剧裘派艺术家康万生先生。 翁伟 摄

孙光辉是我早年同事，小我4岁，干过木匠、刨床、厨师，开过汽车，跳过舞蹈，要说最长久的行当，还是唱戏。

1980年7月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、冯志孝、李葆春来博山，15岁的孙光辉在人民剧场看了《九江口》。父亲厂里有个“大朱”，叫朱正，北京人，和李葆春是小学同学。李葆春来博山，找到大朱，要看陶瓷、琉璃。“孙书记，你看咋捣鼓？”大朱找到书记孙即功。“俺同学来了，还有袁世海、杨春霞他们，要到处参观参观。”行啊！孙即功找上车，拉上国家京剧院一团演员，先上美琉，后去博陶，末了美陶。进了美陶，迎头挂着一个大型刻瓷挂盘，袁世海说，欸！这个好！书记王彩云搬来一个杌子，上去摘下来，送给你吧！

王忠信（《杜鹃山》饰温其久）擅长书法，要去家里答谢孙即功，写几张字。坊间咋呼满了，袁世海、杨春霞要去孙即功家唱堂会！孙家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袁世海、冯志孝、李葆春、杨春霞各唱一段，王忠信唱了一段温其久，人们开始骂他，你个土匪叛徒！混蛋王八蛋！光辉唱了一段《赤桑镇》，第一回靠琴唱，净博山口音。袁世海说，这孩子有前途，带走吧！孙即功忙说，可不行，才上初二。

1981年6月，孙光辉工作后参加了博山区文化馆业余京剧队，开始接触老戏。老人们就给说戏、排戏，光辉唱的第一出戏就是《赤桑镇》。

1982年，北京京剧院来博山人民剧场演出过，那一年来了三个团，李长春演了《铡美案》，康万生也是，刘建元也是。光辉听说刘建元在博山，住在人民剧场后台，让他教《赤桑镇》整套唱腔。刘建元还睡着午觉，似一卧佛，呼噜像打雷。光辉把他晃起来：“刘老师，我是博山本地人，也爱好唱花脸，想请您指点指点。”刘建元一骨碌爬起来，半醒不醒，唱吧，然后一字一句纠正、唱。天当热，光着脊梁扇着扇子。唱腔拐不过弯，熊一顿：“告诉你光辉，熊你是好的，你要上戏校，老师拿着杆子抽你！”

1985年，博山文化馆从淄博京剧团转业来了一位怀庆老师。怀老师带光辉去济南，见了方荣翔众弟子，其中就有康万生、宋长林。光辉唱了一段《赤桑镇》，康万生说，嘿，这孩子真不错！

晚上在省京剧院演播厅演出，《铡美案》《打龙袍》《赤桑镇》《盗御马》，演了4个半小时，观众爆满。

淄博市工人文化宫京剧队，场地更大，人员更多，光辉转场到了文化宫。

文化宫京剧队要演《豆汁计》，临时缺一个演员，魏长善说，小孙你来吧？光辉说行，化上妆就上去了。魏长善在幕后捏一把汗，可别演砸了。没寻思演得挺好，魏长善说，你可吓煞我了！后来又演《金玉奴》，也是演员出了差，都是三花脸。魏长善说，小孙你行不？我上去试试吧！魏长善和朱梦仲商量，叫他上？上吧上吧！别演砸了，孩子！演完以后，那些老人对光辉另眼看待，客客气气，请教问题，都愿意说。

之后，光辉多就近问艺一个厂的琴师张兆和。每天吃完午饭就去张兆和那里唱戏，晚上下了班也是，得有七八年。

1988年，光辉参加全市“博陶杯”京剧大奖赛。五个行当各出了一个大奖，一人一辆“天使”牌24英寸自行车，有光辉一辆。光辉谈着恋爱，正好给张荣慧骑着上下班。

由此，市里凡有大型演出都来喊光辉。演《铡美案》，和孙菊明配戏，岳旭志拉琴。光辉没演过也没排过，上场、流水、念眼，一大块不会，去岳老师家，听退休的剧团架子花脸汪福生老师说戏，说一句念一句，说了两个小时，临场前汪老师赶着化妆赶着说。演出时汪老师在幕后提词。

观众听说是大奖赛拿大奖的孙光辉，铁路俱乐部人山人海，演完了还叫返场。那时光辉不懂，一门心思赶紧卸妆，好赶上19点40分最晚的一趟火车回博山上夜班。

从食堂调到车队，光辉学上了喝酒，唱戏荒废了好几年。1997年不在厂办开车以后，张兆和说，也不来我家玩了，你得唱。光辉又拾起来，年下节下、厂里有事唱唱。

2002年，全国总工会有个艺术节，其中有京剧大奖赛单元，在上海宝钢集团剧场，光辉与裘盛戎女儿裘云同台演出。

那天试台、合乐，五个花脸抽签，光辉抽到裘云后头，裘云第三，光辉第四。光辉唱《探阴山》。裘云看看，也报《探阴山》。杠上了，这待咋弄？可唱不过裘云，底下的评委都是裘云师哥师姐。合乐阶段，裘云唱的时候琴师那个带劲，到光辉唱，什么调什么调？裘云老师那个调您再给我上上弦，升半个调。你行吗？光辉说，升F。过门拉得不上心，一听巴嘴，琴师立马来了精神，拉得也紧凑了，孙老师你这个调

还低点，我又上了上，你试试。又比升F高出半个调。唱的是李长春的版本。

演出的时候光辉和琴师说，报完幕武场就起，我在下面就开始唱。他不打谱拿奖了，表演赛了，有裘云了。光辉唱完了导板头，打着锣鼓点的工夫出场，唱完原板，鞠躬，下场。李长春是裘云师哥，偕夫人在底下看，五排边座两个座位。裘云唱的时候李长春鼓掌，光辉唱的时候，李长春高举双手过头，热烈鼓掌。唱完了光辉赶快下来找李长春道谢，看看能否有拜师的可能，一看，人没影了，两个座位空了。

颁奖晚会，王梦云说，孩子，《赤桑镇》会唱吗？会呀！颁奖晚会咱俩唱《赤桑镇》？可以。王老师您先上，您先唱，唱三眼，我再上。唱得算成功。王梦云说，你参赛怎么不唱这一个？这个唱得好啊！

晚上答谢宴会，一桌上还有李世济。裘云说，光辉，留你个电话。裘老师，裘派唱腔那么多，您非得唱《探阴山》？我听《探阴山》好听！

结果出来了，裘云金奖，光辉银奖。

大奖赛结束没过几天，金晶集团股票开盘，光辉又去上海，宴会上要让唱一段。领导嘱咐，咱这是喜事，可不能唱砍头戏！咋弄？光辉即兴发挥，打的去南京路上光碟，自己背了背《智取威虎山》，“早也盼，晚也盼，金晶员工盼到这一天……代表全体员工表感谢！”掌声响起，喝上一杯五粮液，又唱一段《平原作战》，掌声雷动。

有了微信，就有了一个票友群，经常在胶东活动。青岛的花脸姓窦，小花脸。青岛团来演出的时候，前头是小花脸，后头是老花脸，两块戏。听着挺好。票友群青岛聚会窦老师去了。光辉那一次几乎没住一住，头午接上光辉就唱，唱了三四天。还上了崂山，基本上听他唱。在崂山，光辉记忆犹新，唱着唱着一回头满屋是人，全是叫好。

2016年，师姐张学珍、张学萍姊妹组织纪念孙廷铨诞辰403周年京剧演出，请了康万生。听完了光辉就走了，人忒多，不想给人家添乱。康万生要走的前一天，光辉把康万生请到自家饭店，光辉主陪，康老师主宾。康万生说，唱吧唱吧，唱唱我听！她俩说你唱得挺好！

光辉就唱了《赤桑镇》西皮原板。

又唱了一块《姚期》快板。嗯，不错，声音很好。康老师，我就想拜您为师，您收不？光辉问。你这就拜了吧！康万生说。不行，咱得冠冕堂皇点。

光辉说的冠冕堂皇，包括要去天津，认认师门，拜见师娘，看看师娘是否认可。

博山人礼数多，见了师娘先给鞠躬，喊师娘。坐吧！康万生拿出小录音机，唱嘛呢唱嘛呢？《盗御马》吧！好，弄上，光辉开始唱。师娘不断点头。康万生说，怎么样？师娘点点头。

2016年8月2日，拜师仪式暨京剧名段唱腔演唱会在原山大礼堂举行。孙光辉成为裘派第四代传人。

师父康万生多次带光辉出去演出。一次在天津，东道主定了一个大酒店，一间大间，大桌坐四五十个人，天津京剧院文武场都到了，王志林给拉琴，唱了一头午。第二天还唱，去了一看，噢！这么大的场面。师父给光辉说，冲你来的，冲你来的。康爷！康爷！哎，来了，来了。先叫光辉唱吧。就他爷俩唱，他唱完了光辉唱，光辉唱完了师父唱，唱了得十来段。师父越唱越恣，越听越恣。光辉唱的时候与师父面对面，叫他看口型，听咬字。

师父守着人不说，第二天去家里，他拿出录音机给光辉上课，纠正博山地方音，驹马爷的爷，“爷，爷爷，爷……”爷了一下午，光辉顿悟过来给师母说，坏了坏了，我喊了他一下午爷爷，师娘喝水“噗”地喝呛了。

2019年重阳节，康万生在北京长安剧院演出，第二天长安剧院四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，有孙玉敏、燕守平、刘长瑜、钱浩梁、张君秋的二女儿张学玲。光辉坐在门口。孙玉敏说，你谁呀你谁呀？康万生说，我徒弟，啊你进来坐吧！

有个人老催康万生，叫你徒弟唱一个，师父不应。最后，燕守平说，叫他唱一段，我拉琴。康万生才说，光辉，过来唱一段。唱哪段？随便。唱了《赤桑镇》西皮三眼。噢！万生你的徒弟不错，干专业的吗？不是，业余的，开饭店的。

燕守平不过瘾，说来来来，拉光辉去了小会议室。刚才那个弦低了，我再调调，再唱一个，又唱了《盗御马》。唱着唱着隔壁他们不开会了，都来小会议室听戏，专家们鼓起掌来。

刘长瑜说，你怎么不干专业呢？孙玉敏接着说，就是啊，你怎么不干专业呢？现在干吧！现在不行了，小六十的人了，光辉说。康万生挺高兴。

自打拜师以后，光辉在淄博剧院演出了几次，《探皇陵》《赤桑镇》，一听说是康万生徒弟，人就多了。那一年师父在临清收徒，光辉去了，在临清大剧院唱了《探皇陵》，底下掌声如雷。在淄博剧院演出也是，光辉想的是业余也得演好，得对得起观众。

前几天，康万生在天津过78岁生日，光辉见了琴师吕玉勇说，我那边有个交响乐团，指挥跟我关系很好，师父有一年说过，哈尔滨想搞一个京剧交响乐没搞成，能行的话我和指挥来趟天津，酝酿酝酿，就想完成师父那个心愿，办一个交响乐的个人京剧演唱会。康万生说不好弄，编配很麻烦。光辉盯着吕玉勇，吕老师，两年时间行不？两年可以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师父两年之后八十大寿，咱们在山东把这事办了。

光辉两口子第一年去天津给师父过寿，师娘第一次见荣慧，抓着荣慧的手说：“哎呀，你师父呀来到家就告诉我，在山东得着一块宝哪！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！我寻思得了金子还是银子，是光辉呢！”

刘培国